

## 第四章

# 回越复命

### 赴昆奇遇 龙云被困

我和邵百昌接到蒋介石从重庆山洞电话中所下的三点指示后，立刻向商震告辞。我们约定9月28日乘中航班机转河内。是日上午7时，我到达珊瑚坝上坡，见邵百昌已先坐在阶梯上等候我来临。他装着鬼脸，挤眉弄眼，轻声对我说：“中航班机忽然停航，大概昆明出事了！”我联想到昨日往访蒋介石，商震说他刚离城赴山洞，准备飞西昌……立刻在我的脑海里打出问号，山洞？西昌？昆明？为什么？莫非蒋介石要解决龙云吗？我顿时作了种种联想，便对邵百昌的挤眉弄眼，报以点头微笑，表示心领神会。原来蒋介石蓄意要解决龙云，由来已久，略谙重庆政治的人无不明白。真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蒋介石和龙云虽然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当权人物，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既深且久，蒋介石要统一他的蒋家大王朝，而龙云要保全他的龙家小王朝，彼此明争暗斗，自龙云在云南起家时开始，已交手多年了。龙云系云南昭通燕山彝族人。

1911年离开家乡，同卢汉一起出外投军，以后又一起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914年毕业后，在云南总督唐继尧部任中尉排长，唐听说龙会武术，拳脚上颇有功夫，特调龙为其侍从副官。从此，龙获得信任，逐步得势。至1929年秋，龙在卢汉协助下，先后击败各个反对势力、统一云南，登上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宝座。①以后又经过长期经营，把云南搞成为一个独立的小王朝，一切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形成独立系统，大有尾大不掉之势，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到抗日战争时期，龙又对汪精卫推崇备至，助汪逃跑，汪当了汉奸后，仍有密使来往，更为蒋介石所恨。至日本进攻东南亚国家时，国民党军和美国军队入缅远征，云集云南，供应繁重，龙云解决不力，不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政令，不仅蒋介石不满，美军也啧有烦言。美方曾提出：中国如不能解决云南的政治问题，美国就无法援助中国抗日得到胜利。因此，蒋介石早就决心利用龙、美矛盾吃掉龙云。加之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开展。龙有意开放一些民主、结交一些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员，借以自重，更加剧了龙、蒋之间的矛盾。至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认为解决龙云的条件已成熟。于是，他先命卢汉率领全部云南部队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调虎离山，孤立龙云；又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作好解除龙云武装的准备，伺机下手。9月28日，蒋介石匆忙飞往西昌，就近指挥，同时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河内以视察日军受降为名，监视卢汉动静。一切布置停当，乃令杜聿明于9月30日凌晨出兵包围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龙云在昆明的武装，宣布免除龙云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由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②10月2日中航班机复航。当我和邵百昌到达昆

明时，龙云被困五华山已三日矣。

与我们同机飞昆明的还有昆明中国银行经理王振芳，他与我较熟，以微语密告，蒋介石正向龙云开刀。他衔有宋子文之命，要与龙云亲自联系。当晚，邵百昌住在自己家中，我则应王振芳之邀，住在中国银行招待所。因城内第二次戒严，就未出门，独自在卧室闭目养神。我将近来所发生的事联系起来一想，恍然大悟，识破蒋介石的诡计。他一方面令卢汉率军人越，借口接受日军投降，实则假道越南，移兵东北，以便发动内战；另一方面施展调虎离山之计，调出滇军一切可以调出的军队，使龙云处于孤立，负隅五华山，遭受杜聿明的围攻，进而束手就缚，以偿他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解决龙云的宿愿。真正是一石两鸟，用心何其毒也！

## 卢汉转变 唯蒋是从

10月4日，我到机场候机。昆明空军司令晏玉琮匆匆奔告：“何总司令（指何应钦）刚从河内来，有要事与你面谈。”于是我跟着晏玉琮走到机场另一端，见到了何应钦，他立刻说：“我刚从河内来，听到那边的意见很大……”我未等他说完，马上意识到他所指的是什么问题。我就把我奉卢汉之命，返渝请示的经过说了一遍。我提到蒋介石的三点指示时，何应钦顿时沉默下来，立刻变换语调对我说：“那么，你就赶往河内，向那里的人解释吧。”我说罢正拟退到机场的另一端时，看见宋子文与何应钦陪着龙云检阅了“仪仗队”，告别了旧亲友，匆忙登上专机。只见龙云面无表情、满怀愤懑、无可奈何地飞往重庆，接受“新职”。这时我回想起王振芳匆匆来昆明，跑上五

华山,原来是为蒋向龙劝驾来了。后来听说,王振芳与龙云会谈时,龙云表示必须由行政院院长亲来昆明迎接,并保证他的安全,他才去重庆。<sup>①</sup>蒋介石的目的是剥夺龙云的政权,只要龙云交权,其他一切都可假仁假义地做个顺水人情。因而即派宋子文来昆接驾,而龙云也就顺坡“体面”下台,俯首交出政权,从而结束了他在云南十八年的统治。

10月6日,我终于候到法国军用运输机返抵河内。因起飞较晚,到达河内市内已经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了。翌日我往访卢汉复命时,他的态度沉着、冷静,言谈谨慎,与第一次他谈那段话——当时他怒气冲冲,谈到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曾对蒋介石表示,战后决不允许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而应将该地区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的那种激昂慷慨的态度作对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为什么卢汉的态度会有这样的剧变呢?原来,10月3日,蒋介石一方面令杜聿明在昆明出兵拔掉他的眼中钉龙云,另一方面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持蒋给卢汉的亲笔信,直飞河内,当面向卢秘密宣布他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任前先由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就这样,卢汉已吞下了蒋介石因解决龙云而为他特制的一丸包着糖衣的苦药丸。<sup>②</sup>随着龙云的下台,卢汉一跃而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仍兼第一方面军司令,暂驻越北,准备向法国交防,一切受蒋介石的摆布。尽管他不是心甘情愿、不是没有任何怨言,但从此以后,也就无心过问越南方面的事,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了。

① 参阅邵献成著:《龙云》,载《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版第三卷第137—144页。

② 详见杜聿明著:《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集》

第五集第 32—48 页。

③ 同上,第 49—50 页。

④ 参阅邵献成著:《卢汉》,载《民国人物传》第三卷第 148 页。